

根据李英儒同名小说改编



古城斗風雲

(話 劇)

周 軍 編 劇

东风文艺出版社

根据李英儒同名小说改编

野火春风斗古城

(話 劇)

周 軍 編 劇

东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西安

內 容 提 要

抗日战争时期，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解放区军民，英勇顽强地打击了日寇，同时派遣了党的优秀干部，深入敌占区，进行地下斗争。这个剧本，就是描写我们的地下工作同志，在北方一个古老的城市，和敌人进行斗争的故事。剧中描绘的惊险场面，尖锐而复杂的斗争，处处扣人心弦。剧作里刻画了我党地下工作同志杨晓冬、杨妈妈、金环、银环、韩燕来兄妹、武工队梁队长等人的光辉形象；同时也揭露了敌人的残暴凶恶面目。

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09号)

西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4号

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·3印张·59,800字

1960年1月第1版·1960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,200 定价：(6)二角六分

统一书号：10147·105

登 場 人 物

楊曉冬：地区团队政委兼县委书记，保定城内地下领导人。

金 环：保定郊区地下联络工作者。

銀 环：金环之妹，保定城内地下工作者。

楊媽媽：楊曉冬的母亲，保定城郊地下交通工作者。

梁队长：武工队队长。

韓燕来：三輪車夫。

周伯伯：群众。

小 燕：燕来之妹。

袁主任：平原軍区政治部主任。

张小山：武工队员。

膘 子：武工队员。

武工队员多人。

高大成：伪治安軍司令。

范大昌：特务头子。

兰 毛：便衣队长。

多 田：日首席顧問。

关敬陶：伪治安軍某团团长。

陶小桃：关敬陶之妻。

小 湯：关敬陶的傳令兵。

高自萍：叛徒。

李歪鼻：宴乐园经理，伪科长。

老 赵：伪司令部伙夫。

螃蟹脸：特务。

刘会长：伪商会会长。

刘营长：关团一营营长。

申营长：关团二营营长。

苟长海：关团三营营长。

参谋甲、乙。

独霸天：伪治安军。

吊眼睛：伪治安军。

女招待：冷食店的招待。

日军多人。

伪军多人。

便衣多人。

差役甲、乙。

第一幕

時 間：一九四三年六月。一個深夜。

地 點：河北保定城外十余里的西馬庄。

布 景：一間帶有套間非常簡陋的農家房屋，座落在小院旁側。室內光綫晦暗，桌凳破舊，牆壁上掛了些農具之類的東西。

幕 啟：楊媽媽在炕上已經入睡；一輪月光從窗外照射入室。一條黑影子蹣跚至窗前，扶住窗戶。稍傾。

楊曉冬：（低沉地叫了聲）媽媽！

（室內靜得象空著，顯然，把屋里人驚住了）

楊曉冬：（以更重的聲音）媽媽，是我。

楊媽媽：呵！——冬兒，原來是我的冬兒呀！……（急忙下炕開門）

（楊曉冬入內，娘兒兩個偎在一起）

楊曉冬：（感到熱呼呼的眼淚滴在臉上）媽媽！不要哭。

楊媽媽：（掩飾着）我沒哭。孩子！鬆開手，讓我點燈。（點着燈，用桌上的斗遮掩着燈光，仔細端詳着兒子）冬兒，你的面容沒變多少，胡子拉碴的，你看，比過去老了。（指着楊中學時代的照片）

楊曉冬：媽！你老人家身子骨可好嗎？

楊媽媽：結實着呢！我听老肖說，二月間，黨就派你到省城做地下工作，如今有四個多月了；就在家門口，也不

回来看看！告訴我，这次回家单为看我，还是有別的事？

楊曉冬：媽！一來是看望你老人家，二來有点事情；我們今天夜里护送一位首长到根据地去。

楊媽媽：誰？

楊曉冬：从分局新派到咱們軍区作政治部主任的一位袁同志。梁队长和金环接首长去了，他們待会就到，今晚上就歇在咱們家里。（鷄叫）

楊媽媽：那好。哎，冬儿，你結婚了沒有？

楊曉冬：沒有。媽！現在顧不上談这个。

楊媽媽：你对这事可要操个心啊！冬儿，你爹去世早，我五十多岁的人啦，进门沒个說話的人，滿打滿算就你这一个独生子，一走就是好几年。儿呀，你不知为娘的心……（擦泪）

楊曉冬：（安慰地）媽媽，不要哭，以后見面的日子多着呢。

● 媽！組織上給你談了沒有？

楊媽媽：怎么沒談。前日个肖部长派人來說，儿子搞地下工作，媽媽当联络，最好掩护。……

楊曉冬：媽！你答应了沒有？

楊媽媽：我能給你丢脸？儿子有胆量，敢在敌人枪尖子底下挺着胸脯搞工作，当娘的还能縮脖子打退堂鼓？冬儿！你好不容易回来了，在家里住上几天吧？

楊曉冬：不行啊！媽，等到打敗鬼子，咱們老百姓翻过身来，我請假回家住上几天，領着媽媽坐上火車，到北京 天津觀觀光去。

楊媽媽：那些个幸运事儿，娘不想沾。只要你們能把鬼子打出去，叫娘看到共产党成了气候，儿子沒灾沒病地回来，我就算燒了一搂粗的高香。那时候，当娘的喝口凉水，就着干粮吃，也是心甜的。（金环上，敲窗戶）

楊曉冬：媽，他們来了。你把里間收拾收拾。（鷄叫，天色漸亮）

楊媽媽：好。（抱着炕上的鋪盖入內，旋即又上）

（梁队长帶着袁主任、金环及韓燕来上）

楊曉冬：袁主任，这是我的母亲。

袁主任：噢。（亲热的）老人家，身体好嗎？

楊媽媽：結实着哩。袁主任，你快歇下。金环，我到外边放个暗哨去。

金环：不用，門口有人招着。楊媽媽，你到联保所去，有什么动静再来送信。

楊媽媽：好。（下）

楊曉冬：請首长到里屋休息。（金环倒水）

袁主任：不！（对杨、韓）曉冬同志，我对你們的护送表示感谢！梁队长，咱們什么时候动身，这儿离根据地不远了吧？

梁队长：二十里就到了。前面一共有八个炮楼，不好对付。天快亮了，待会看情况再决定吧。

袁主任：好吧。（天色大亮）

楊曉冬：袁主任，我們完成任务了，下一段护送任务有梁队长負責，現在我們回省城去了。

金环：忙什么？离城只有十五里路，迟些动身也能赶回

去。好几年沒沾家，吃頓飯再走吧！

楊曉冬：不，工作很紧张。过些日子，我再回来。袁主任，您还有什么指示？

袁主任：曉冬同志！鉴于目前斗争形势日趋尖锐，敌人今后的手段，必然更加毒辣，你們的活动应该特別謹慎。保存自己才能消灭敌人，这句话对内綫工作很有意义。……

（楊媽媽慌张急上）

楊媽媽：金环，有情况！西馬庄炮楼里的伪軍进村来啦！

（場面頓呈紧张）

金环：（安定大家）別着慌，这里不比老区，汉奸来来往往是平常事，再說咱們有隐身子的地方。（对楊）楊媽媽，你快到联保所，叫他們派人迎接去。

楊媽媽：对对！（急下）

金环：楊政委，立刻把首长坚壁起来吧？

梁队长：用不着这样草鷄胆，要是来上三头五个的，敲掉算啦！

金环：老梁，少說些沒油沒盐的話，这里不是根据地！再說，你現在負的是什么責任？

袁主任：同志們，合法的分散躲开，不能合法的可以先坚壁起来。

楊媽媽：（急上）金环，糟了！炮楼的人烟不吃，茶不喝，又不去联保所，从前街到后街挨門挨戶地胡轉游。

金环：（沉着地）楊媽媽，你快給武工队打个招呼去，
（楊应声急下。金环动作敏捷，打开夾牆壁）請首长进去

吧。

袁主任：（握着杨的手）晓冬同志，你们马上争取走，不要在这儿陪伴我了。

杨晓冬：（摇了摇头，胸有成竹）首长先坚壁吧！

袁主任：同志们听我的话，党不要求你们只做这一丁点事情。（入内）

杨晓冬：（对韩）燕来，你先走吧！

韩燕来：我不走，留下你怎么办？

杨晓冬：不要管这么多，你赶快回城里去。

金环：韩同志，我掩护你出村，跟我来。（韩随金急下）

（梁队长坐在桌沿上，手里提着大机头盘子，烦躁地望着门外）

杨晓冬：（思虑着）……敌人是偶然来的，还是事前了解我们的底细？真要搜查到这里怎么办？我能不能利用合法的面目，保护首长的安全……

（从门外传来了一阵激烈的吼叫声）

（杨、梁紧张地隔门倾听）

兰毛：（声）站住，你是干什么的？

韩燕来：（声）我是城里人。

金环：（声）官长，他是我娘家兄弟；来走亲戚的。

兰毛：（声）看他横眉吊眼的。一定是私通八路。弟兄们！

众便衣：（声）有。

兰毛：（声）给我捆起来先揍他一顿！

众便衣：（声）啊！

金环：（厉声）你们想干什么？燕来，把身份证拿出来！

梁队长：糟了，韓燕来被盘問住了！楊政委，你不該让他独自回去！

螃蟹脸：（声）这小子倒是城里人，带有身份証，是个蹬三轮的，放他走吧。

兰毛：（声）滾蛋！

（人声漸低，靜場。金环上）

金环：（拭着脸上的汗水）好险！

梁、楊：韓燕来？……

金环：打发走了！敌人还在門外边留达呢，你們赶快进去吧。

（楊、梁入墙，金拿起針綫做活）

（匪軍敲門，金环应声開門。兰毛、螃蟹脸带着四个特务上）

金环：（声音很高）官长們辛苦了！（很自然的拦住門）官长們有什么事？

兰毛：有事也用不着給你說，閃开！（推了金环一个趑趄，便衣队一拥而进，搜尋一陣）

螃蟹脸：你們家沒男人？

金环：（鎮定）你們有事就說吧！要到保公所，我可以領着去。

（灯光漸明，夾壁牆內隱蔽的同志們神情緊張）

兰毛：（仔細的望了望屋內的牆壁）我看这个屋子有毛病，你們帶皮尺来沒有？走，先到院子里瞧瞧。

众便衣：走。（一拥而出）

金环：（低声向夾壁牆內）赶快想个办法吧，敌人要丈量房子的尺寸啦！（迅速走至門边）

(夾壁牆內的人們很焦急)

(院子里敵人交頭接耳的低聲議論)

蘭 毛: 你們磨蹭什麼, 趕快量吧。

便衣乙: 沒帶皮尺。

螃蟹臉: 沒關係, 咱們是丈量房子的老手啦, 找條繩索比量比量就行。

蘭 毛: 先量屋頂, 再量底下。量出毛病就拆!

便衣甲: 我找鋸頭去。(急下)

便衣乙: 我尋梯子去。(急下)

(夾壁牆內的人們, 情緒更加緊張)

楊曉冬: (拉着首長的手) 袁主任, 事情緊急, 讓我出去親自對付他們!

袁主任: 你有什么辦法?

楊曉冬: 我用合法身份唬唬這邦特務。

袁主任: 有把握嗎?

楊曉冬: 我想在萬不得已的時候, 同他們一起去見敵偽頭子去!

梁隊長: 見什麼敵偽頭子, 你談崩了, 我有五十發子彈, 跟他頂到天黑, 不行的話, 我掩護大伙向外沖!

楊曉冬: 首長保重! 同志們保重! (拉開牆壁遮板, 一躍跳下)

金 環: (在門邊回過頭來, 吃了一驚) 你! 你要干什么?

(楊急對金附耳低語)

便衣甲: (急上) 鋸頭來啦!

便衣乙: (急上) 路南葯鋪里有架大架子, 誰和我抬去。

金 環: (沖出去, 厲聲地) 怎麼? 搬梯上房的, 你們想白天

搶劫嗎？你不能欺侮人，告訴你，我家不是沒名沒姓的小百姓！哼！

螃蟹臉：你这个小娘們，吃了槍藥啦！干么話板这么硬。什么杈杆支持着你啦？（走近金，欲動手）

楊曉冬：（縱身出門，大喝一聲）你們不要撒野！

（群匪看見陌生人驟然出來，非常驚恐，不約而同的把槍對准了楊）

蘭 毛：（大吼）干什么的，舉起手來！

楊曉冬：（睬也不睬，以緩和而又輕蔑的口吻試探着）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不認一家人了。你們是想發點洋財，对不对？（突然臉色一沉）有話好好講，省城脚下，是个有規矩的地方，擺弄几支破槍吓唬誰？（又大喝一聲）還不給我收起來！

（群匪楞然，將槍縮回）

蘭 毛：（逼近一步，狠狠地質問）你是那一部分的？你們有多少人？

楊曉冬：（緊接話頭）人嘛，就我一个，那一部分，現在不告訴你。

蘭 毛：剛才你在那，為何不出來？

楊曉冬：（傲然）剛才我認爲沒有必要出來，你有公事，難道別人就是私事？

蘭 毛：（凶橫的）別說廢話，來人！給我搜搜他。

楊曉冬：（大怒）你們敢！（拔出槍來）別的玩意沒有，子彈倒可以奉送几顆！來吧！（上頂膛火，對准蘭毛的胸膛）

兰 毛：你别想唬我！

楊曉冬：想搜我，沒門！近說到西馬庄炮樓，要不咱們一塊回到城里机关搜去。要动武嗎？兄弟奉陪！

兰 毛：（感到棘手，語气和緩）朋友，不管你有什么机关什么身份，我都有权查問你。

楊曉冬：（也以和緩的态度对之）朋友，我承認你有权检查，也接受你們的检查；我只提一条，这家是我的朋友，因为工作上的关系，我第一次来看他們，碰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弟兄們真要乱搜一通，知道的还說我們各行其事，不知道的呢……这与兄弟脸上太难看了。朋友，我希望你高抬貴手，方便一下，跟来的弟兄們有什么困难，我完全可以負責，連城里也不用回，咱們到联保所就办了！

兰 毛：（只翻着眼望楊，默然）……

楊曉冬：（爭取主动）弟兄們！（面向群匪）你們是一团二营住西馬庄炮樓的吧？我認識你們关团长。（对兰、螃）关于你們二位，我覺得挺面熟，不知道在那里恭喜，二位是在治安軍第六集团嗎？

螃蟹脸：（开始解除了疑慮，面帶笑容）嘿！这是我們司令部的兰队长。兄弟是师部情报組的。

楊曉冬：哦，原来是兰队长！久仰久仰，方才失敬的很，我看院里說話不方便，咱們屋里請吧！

兰 毛：（迟不动身）……

螃蟹脸：队长，进去坐坐吧！（在前引路，兰只好跟隨进来）

楊曉冬：兰队长，弟兄們，請坐請坐！（給兰紙烟，螃蟹脸給

杨，兰划火点烟)

兰 毛：(未曾解疑)我还没问你先生在那儿做事？

楊曉冬：(轻松地)朋友们给我在市公署挂了个空名。

兰 毛：你老兄真正在哪恭喜？

楊曉冬：兄弟不久以前在一四一七部队。咱们同行！

兰 毛：你现在作的什么工作？

楊曉冬：现在给岗村特高班帮忙，今天出来就是为朋友找点路子！

兰 毛：(软中带硬，进攻性的)说起来咱们都是吃官面的，可有一宗，私凭文书官凭印。没说的，拿出证件来看看！

楊曉冬：你要看“派司”，不凑巧，因为离城远，靠近外防，我没敢带。(解开扣子)不过多少还有点说明身份的东西。(指着口袋里的那颗証章)；

兰 毛：(斜视一眼，摇了摇头)……

楊曉冬：(故作激动地)兰队长，我真佩服你办事认真，本来嘛，不见棺材怎么能叫人落泪！这样好吧！咱们一块回城里。或是我跟你到治安军司令部听高司令发落，或是你们派人跟我到日本旅团司令部，查对一下，有没有我这个人。两条道路任凭你挑。朋友，走吧！

螃蟹脸：(忙拦住)哎，哎，看你说的，谁敢到日本司令部查对人呢？自己人不要伤了和气！你老甬见怪，这叫不打不相识。(给兰使眼色)队长，我看别在这儿耽擱啦，咱们小孩拉屎，挪动挪动吧！

兰 毛：（观察对手不弱，也怕闹出事来，就势下坡）好吧。（对杨）朋友，这几天城外不大平静，常有八路活动，兄弟公务在身，奉命搜查，如有冒犯之处，请你老兄包涵点。

杨晓冬：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，过几天我登门拜访兰队长去。

兰·毛：不敢。咱们走吧！（出门）

螃蟹脸：（与杨握手）对不起，对不起！

杨晓冬：不客气，不客气！（送到门边，招手）弟兄们，慢走，不送了啊！……

众便衣：改日见，改日见！请留步！……

（群匪下）

杨晓冬：（掩上门，立在院中，擦汗）……

金 环：（手心捏着一把汗）哎呀！杨政委！才把瘟神给送走啦！

杨晓冬：金环，赶快让首长转移！

——幕急落——

第二幕 第一場

時 間：十余日后。中午，天气非常晴朗。

地 点：保定城内西下洼韓燕来的家。

布 景：一座帶里間的城市貧民住宅。室内有几张破桌子；几条破椅子；土炕上堆着單薄的破被子。破牆壁上挂了些破帶和車輪。搭眼一望，便知主人是以蹬三輪为职业的。

幕 启：周伯伯收拾小鋤头，韓燕来在擦洗車輪。燕来的妹妹小燕在拾掇屋子。

韓燕来：（对周）周伯伯，先給楊叔叔取出照片，花钱的事，可别对他讲，再重的担子，咱们也要担起来。

周伯伯：哼！說話容易，你有什么办法？

韓燕来：（指着牆上）把存的这付梅花牌的外帶卖掉它。

周伯伯：我就知道你要出这个点子！卖掉？以后再别想蹬車啦。真想的好主意！

韓燕来：（气呼呼地）我的主意坏，你說？

周伯伯：我說！先叫苗先生垫上，等我园子里养种的黃芽韭下来……

韓燕来：又提黃芽韭，你沒看看，細弱得象头发絲，再說，除了园主的，你有多少？

周伯伯：我苦抓苦撓地务弄它，总有我一份。

小 燕：你們吵什么？楊叔叔天亮才睡覺，小心把他吵醒！